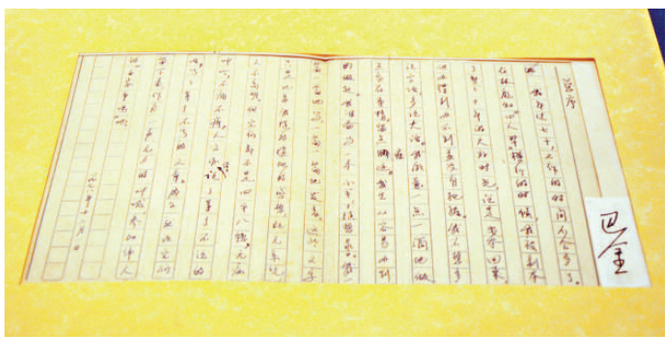
現代文人墨寶亮相城大



▲巴金《隨想錄》總序手稿 本報攝

◀金庸贈予潘耀明的書法作品。潘耀明說，金庸書法中一般都是小字，這樣大幅的作品不多見 本報攝

【本報訊】**實習記者田源報道**：在信息化與網絡化的今天，以紙、墨、筆爲載體的書信往來早已被電郵所取代，而那些文人遺留下的墨蹟更顯得彌足珍貴。二十一日下午，收錄百餘件中國現當代文人墨寶、信札的「現代文人書畫手札特展」在城市大學藝廊開幕，在信息時代傳遞一份文化人間質樸卻深情的交往。

是次展覽展出的一百一十七件作品，全部爲《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私人收藏。展出的作品包括巴金、俞平伯、卞之琳、沈從文、茅盾、葉聖陶、黃永玉、汪曾祺、金庸、端木蕻良、艾青等三十四位文化名人的墨寶及他們與潘耀明往來的書信。潘耀明說，這次展出的作品是他私人收藏的三分之一，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些墨寶是潘耀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做當代中國作家研究時與文化人交往時得來的。書信與墨寶大多是文化人贈予潘耀明，亦有一幅書法是蘇東坡二十八世孫蘇局仙一百零八歲時贈給鄭逸梅，再由鄭逸梅轉贈潘耀明的。

展出的墨寶、手蹟都十分珍貴。其中著名詩人、紅學家俞平伯的信札都是他在八十歲以後親筆書寫的，而一向淡泊、鮮接受外界訪問的錢鍾書與潘耀明往來的信札亦在此次展覽出現。著名作家巴金的《隨想錄》總序、後記、再記手稿及十二封信札亦有展出。

潘耀明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研究當代中國作家，期間他多次前往內地與作家交流，並與他們長期保持書信來往。他說，在與作家們的來往中，自己獲得很多幫助，許多研究方面的疑問都得到了解答。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劉漢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等出席開幕剪綵禮。展覽展期即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地點爲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六樓城大藝廊。

時尚傳統 更迭交融
墨西哥畫展拼貼百年史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提到墨西哥，人們往往想到玉米、仙人掌和當地人的熱情爽朗。近年來，那片神秘、古樸且令人嚮往的土地正經歷着從政經到藝術的種種變遷。現在香港文化中心展出的「墨西哥仨刻」油畫展或可讓觀衆一窺墨西哥人對歷史的檢視和對當下的認知。

冷暖色彩猛烈衝撞

「墨西哥仨刻」當代油畫展由墨西哥駐港領事館和「State of the Arts」藝術基金聯合舉辦，展出三位墨西哥畫家Lorena Rodriguez、Daniel Romero和David Garza合作的六幅作品。爲紀念墨西哥獨立二百周年及墨西哥革命一百周年，Lorena與兩位畫家朋友商議，各自以綠、白及紅色爲背景創作作品，並依墨西哥國旗的顏色和形狀將畫作拼貼。

除爲應和墨西哥三色國旗這一主題外，畫展取名「墨西哥仨刻」，意在反映畫家對於本國歷史上的三個重要時刻——獨立日、墨西哥革命和當下墨西哥——的感悟。墨西哥跟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速的當下，面臨守護傳統與依從潮流的衝突，也需不斷調適自身在這個因通訊科技發展而聯繫愈來愈緊密的「地球村」中扮演的角色。

在Lorena看來，全球化令不同國家的交流往來愈發頻繁，也帶給墨西哥的政經和文化前所未有的改變。Lorena希望用作品描摹她對墨西哥當下社會境況的思考，並勾連過往和將來，在冷暖色彩的猛烈衝撞中呈現自身對於新與舊、時尚與傳統更迭交融的感悟。

用筆粗糲卻不草率

「Bandera 4」這組作品中，Lorena在作品《2010》的白色背景上樹起十字路口標識牌，一端指向二百年前的墨西哥獨立日，另一端指向一百年前的墨西哥革命。在畫家看來，這件作品既回顧墨西哥歷史上的重要節點，也反映當下墨西哥人對本國殖民和戰爭史的集體記憶。同組作品中Daniel Romero的一幅《The Revolutionary Graffiti》則頗具童眞，畫中一個踩在綠色梯子上的小女孩用油漆在紅牆上噴出象徵堅毅無畏的白色雄鷹。此次展出的Daniel Romero作品均頗具卡通情趣，透過舉着國旗騎着老虎的大頭人和在戲院看戲的大嘴鱷魚等怪誕意象折射畫者對童年生活的懷念。

在「Bandera 3」和「Bandera 5」兩組作品中，David Garza在紅色底板上以咧嘴笑的持槍兔子和張開雙臂作飛翔狀的藍衣少女，試圖解答革命與自由、戰爭與和平等社會命題，Lorena則在綠色畫布上描繪出她心中的女超人形象，或高擎國旗，或一身蝙蝠俠裝扮，飛奔於城市大小街巷。Lorena筆下的超人並不一定具備某種特異功能，也許就是日日在街上與我們擦肩而過的普通人。她的另一幅作品《Superheros in Mexico》則以戲謔調侃的筆調勾畫出草根與權威的對峙。畫中圓頭圓腦、象徵權威與官僚作風的男子背對觀衆，在功夫熊貓、卡通獅子和蝙蝠俠面前顯得渺小而瑟縮。

墨西哥於十六世紀成爲西班牙殖民地，經歷數百年殖民歷史，在一八一零年才得宣布獨立。墨西哥油畫因而也受到西班牙繪畫概念影響，用筆粗糲卻不草率，設色奔放。相比壁畫，墨西哥當代油畫較少在亞洲國家展出，此次展覽更是香港首個規模較大的墨西哥油畫展。Lorena說她「愛極了香港美食」，希望今後還有機會再帶作品到這個多元化的熱鬧都市。「墨西哥仨刻」將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展出至六月二十三日，之後移至九龍塘「又一城」商場繼續展出，展期至七月三日。

◀墨西哥畫家Lorena Rodriguez認為，超人並非要具備特異功能，可能就是街上與我們擦肩的普通人 本報攝

▲Lorena和她的兩位畫家朋友David Garza和Daniel Romero的作品拼貼出紅、白及綠三色圖案，形似墨西哥國旗

▲在「Bandera 3」系列中，Daniel Romero畫出一個手舉國旗的騎虎人形象，頗具童趣

▼「Bandera 5」系列中，David Garza以張開雙臂的藍衣少女形象表達自己對戰爭與和平的體悟

彩虹手冊

雲家洛

笑語風雲

最近，常看到彩虹，最頻密的竟然連續兩個晴朗早上，在家窗戶望出去，彩虹近在眼前，仿若觸手可及。趕緊拿起相機拍照，一剎閃現的彩虹，幾乎就消失了。

看彩虹不難，了解彩虹生成的物理現象，就很容易把握彩虹的生滅。

一，留意乍晴乍雨的時刻。彩虹原理是天上的小水滴折射太陽光線，驟雨、陽光，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多在日出後或日落前一兩小時出現，這個時刻，折射角度適合，我們站在地面才看到。

三，早上的彩虹，多出現在偏西方；黃昏的彩虹，多出現在偏東方。這當然是跟日出日落的方位有關。所以在乍晴乍雨之時，記住認清方位，找尋彩虹。

個人性格與環境因素也有關，愛睡懶覺，日上三竿才起床的人，與彩虹緣分甚淺；有可能的話，旅途上要找能推窗望遠的小店房間，家裡最好能有一扇向東或向西、景致無阻擋的明亮大窗；彩虹一剎即逝，平日要有望天的習慣，才有機會看到。如此這般，在天時地利配合，常懷尋索的心情，七色彩虹，就如老朋友一樣，常常到訪。

我懷疑，夏天晴雨不定的季節，彩虹常在身邊，只是大家甚少抬頭望天而已。

溫哥華暴動與華人

阿 濃

南墻集

冰球是加拿大國技，加西的加人隊備受溫哥華球迷擁護。今年的士丹利杯加人隊成績不俗，與美國波斯頓的棕熊隊打到最後決賽。

決賽分七場舉行，先勝四局者贏，結果各勝三場，決賽在溫哥華舉行。那段日子滿街汽車都豎着加人隊的旗幟，門票炒到兩千多塊加幣一張。市政府在市中心設立大銀幕讓未能入場的球迷睇波，六月十五日那天有十萬人湧到市中心觀戰。結果加人隊以四比〇落敗。與球場上頒獎同時，市中心已發生暴動，向大銀幕投擲水瓶，把路邊汽車推翻放火焚燒，打破商店櫥窗搶掠，焚燒警車，向警察挑釁……暴亂延續至午夜，警方才控制局勢。

因爲暴亂期間現場有許多人，包括記者和守秩序的球迷拍下當時照片，警方呼籲大家傳送照片給專設網站，設立專案小組辨認肇事者，準備繩之於法。

一份中文傳媒揭露在市中心放第一把火燒車的，是一名姓鄺的二十九歲華人青年，電視上播出他縱火情況，在父母向警方舉報後自首。

報章競載、網上瘋傳的一張照片是在警方鎮壓現場，一對男女躺在馬路上熱吻。攝影師叫Rich Lam，肯定是華裔。加上要爲這次暴動負責的溫市警察一哥朱小蓀也是華裔，你就知道這個城市華人之多了。

《漢娜日記》

王 渝

紐約抒懷

漢娜是個女僕，一輩子辛勞操作。她留下一本日記，曾引起一些研究曼比（Arthur Munby）詩作人士的注意。因爲她記錄了他們之間的戀情。研究者想從其中發掘曼比寫作的資料。

漢娜一八三三年出生於英國，八歲開始到有錢人的家裡幹活。她二十一歲時結識比她大五歲的曼比，自此開始相愛。曼比當過律師，生活富裕，是上層社會的公子哥兒。他寫詩，頗有名氣，交往有狄更斯、羅塞蒂等名士。他傾心於漢娜的健壯體魄，她輕易地就能把他雙腳離地提將起來。照片上的漢娜身材健康均勻，容貌開朗美麗。

在日記中，漢娜稱她和曼比的戀愛爲「偷來的愛情」。她完全沒有飛上枝頭做鳳凰的念頭。所以一直到她將近五十歲，才勉强答應與曼比秘密結婚。婚後表面仍維持主僕的形象。雖說不在乎名分，漢娜仍然在日記中透露，她痛恨「僕人」這兩個字。

曼比喜愛社會底層工作的女人，請人爲她們拍攝照片。也是他鼓勵漢娜寫日記，讓他讀，讓他了解她的日常活動。無意插柳柳成蔭，因此保存下了維多利亞時代僕傭們的生活記錄。當時這類工人數目很大，但這是唯一的史料。曼比和他的詩作現在已經鮮爲人知，《漢娜日記》卻成了英國女性文學史上的必讀之書。

糊塗

舒 非

采蘋

下午，一位重要的作者交來稿件。忙了這事，忘掉六點半之約。黃昏約會是到兒子所在的特殊中心開會。一心在忙公事，老公突然說：你不是傍晚有約？這才突然記起。急衝到樓下叫計程車，直奔跑馬地。

以爲下班時分一定擁擠，哪裡想到路暢順。慶幸還好不會遲到，心裡寬鬆下來。可車到中心門口，卻發現重門深鎖，打電話，無人接聽。這下心急如焚了。再打認識的家長手機，一次又一次，都未接通。

終於接了電話，才知道原來去錯了地點。必須從跑馬地再趕去灣仔。站在路邊等計程車，這次等不着。只好上了電車。跑馬地的電車分兩路，一路向西環，一路向柴灣。我應該選擇向西，偏偏坐上向東行的。到了轉彎的地方，才知道錯了，又換了另一輛車到達灣仔。匆匆下車，又匆匆趕到開會地點。會議已經開了一半。遲到好過不到，只好這樣安慰自己。

我其實不算是粗枝大葉之人，但也會犯這樣的錯。講給朋友聽，對方說：不像你喲！很熟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有糊塗的一面。還相當的糊塗。

做文字案頭工作之人，據說男人要比女人細心。我以前有兩位前輩，各在座位旁掛一條小毛巾。男的那條永遠整齊乾淨，女的那條歪歪斜斜，還一天到晚滴着水。你不該是這樣的嘛！

豆腐腦之爭

關 平

東風西風

前些時候從網上讀到一系列有關豆腐腦之爭的帖子，竟然成爲熱門題目好一陣子，參加者衆，擊點率高，有點不解。難道大家閒來無事，專門找些不着邊際的問題拗拗氣？

中國人一向慣吃豆腐，這點毫無疑問，連帶豆腐的副產品如豆漿、豆腐腦也很受歡迎。網上爭論一開，才曉得吃豆腐腦原來有南北之別，北方人習慣吃鹹，南方人習慣吃甜，於是引起網上爭端，鹹、甜雙方各自引經據典，宣稱自己的吃法才是正道，對方吃法是爲奇怪，互相指斥，鬧個不亦樂乎。

北方人的豆腐腦，粵語叫豆腐花，上海叫豆花。我們小時習慣是吃甜的，小販挑一擔豆腐花過街，用大木桶盛載，沿街叫賣，記得是一角錢一小碗，加上糖水或是黃糖末拌勻趁熱吃。現今香港有些茶樓食肆的甜品，仍然有豆腐花這一項，也是甜吃。不過，我們有時也會變通，家中吃飯餸菜不夠，間中買來豆腐花，和飯一拌，再加豉油同吃，這種吃法與用湯淘飯差不多，可以連吃多碗。

加上鹹滷汁吃豆腐腦，倒是多年後去北京旅行，見是價廉物美的街頭小吃，便依樣畫葫蘆，他們下的配料有蝦皮、醃菜，講究點的還加黃花菜、雲耳和肉絲。初嘗覺得味道不錯，從此愛上，有機會必吃。上海的平民街頭早點，豆漿和豆花都是主角，鹹甜皆可，各適其適，和平共處，沒有爭論。

成長和終結

黃子程

傳媒按摩

日前才子忽來短訊，告知醫生由澳洲回港，即獨個人在家出事，倒斃於地板上，發現時已去世兩天，才子慨嘆天命如此，人莫奈何。

每個人的離開在哪個時候及以何種方式，均不可知，某播音前輩正稱某友在睡夢中離世是幾生修到的事，不足一個月，自己沒那般幸運，卻在地鐵暈厥而去。

對於生死，我們這一代都毫不忌憚了。在朋友聚會中，偶爾談到自己身體上某些異樣之處，都會引發討論。至於吸煙、喝酒，更是人人勸戒，只是煙民強頑的吸煙習慣，他人難以動搖，至於我輩中的三大「啤酒怪俠」，每晚至少灌上半打啤酒，更引來醫生朋友的親切關注，勸我等三罐爲限，我當然感謝他們的好意，只是煙和酒一樣，當你感覺良好時候，確然難捨難離，直至身體出現了某些預兆，才會無奈地與之決絕。我們哲學家每天煙不離手，某天咳嗽不止，遂與煙絕。唉，沒煙的日子，他怎過？我一想到自己有一天也會開始那沒酒的日子，我就感到悽然落寞，竟有歸天的感覺。此生伴我不離不棄者，唯此君矣！

離世並不可怕，朋友中，率先早行一步者，亦沒有什麼大感慨了。往往消息傳來，都說無愧一生，且一生都有相親相愛的家人及知心歡愉的好友生活在一起，短短一生在此段時光中成長和終結，那是何等幸運和幸福，根本不該說什麼悲哀和悲痛！

道德危機

葉特生

生命特寫

有自信的人，通常容易爬到高位，前途也比較燦爛，但無論男女，有權位的人都容易腐化。這是最近的一次調查，最少證明了：腐化不是男人的專利，道德敗壞也無關乎性別，只是與權位有關。

今日社會不再是從前的社會，女性在許多領域上位高權重，也會犯「全天下女人都會犯的錯」。歷史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設「控鶴監」，管理面首和男寵，等於男性的三宮六院，傳說面首的數字達到三千人，專供她淫樂。女性一旦開了腐化的頭，慾壑難填，比男人還要貪。

古代歷史就只有這樣一位女皇帝，但今日社會有多少這樣的武則天？

我們教育下一代，只想他們出色，卻難禁他們腐化。今日的精英教育頂多使人才華突出，卻無法使人富貴而不淫。教育水平高，人的自信心强，容易躋身社會高位，也容易處身於引誘之下，所以教育也成爲腐化的根源。教育普遍了，人才也明顯增加，但腐化變得無分男女，腐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道德和學問，本是老師的責任，如果只顧學問不顧道德，將來的社會體系會從上到下陷入失控境地。這情況現在已經開始。學校只要求學生守紀律不鬧事，不在乎他們道德如何。下一代的道德教育，只能由家庭負責。

出生於嚴謹家教家庭的孩子，帶領將來的道德潮流。現代父母應該更着重身教，不是迫他們用功讀書，也不是忙於課後補習和學琴學舞，而是以身作則，教導如何做人處事。這是何等神聖的使命。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世界，人們只看到錢的重要，看不到道德的重要。於是假貨充斥，食品工業也面臨極大的信心危機。把化學毒物摻進瓶裝水、海鮮、肉類、農產品和奶粉中，這不但是騙，更是謀殺之罪。加強法例有什麼用？爲了錢，殺頭的事都有人幹。重新教導禮義廉恥，雖然老土，卻是千年大義。

說「末日」

姍 而

雅俗坊

近日「人類末日」的流言又炒起，更言之鑿鑿定有具體日期。有的電視台還召集了一夥人，正兒八經地做起專題討論。朋友們便互相開玩笑，說到那天就乖乖呆在家裡吧。若眞到末日，呆在家裡就能倖免嗎？

「末日」一說不知有幾分科學依據。但眼前的食品問題、核輻射問題、新型病毒侵害問題，都在威脅人類的生存。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居住的地球環境正在變差：林木被濫伐、植被被破壞、水源被污染、空氣被毒化、各種化學添加劑被盲目使用……豬有瘦肉精，魚有孔雀石綠，西瓜有膨化劑，米有增白劑，奶粉有三聚氰胺，湯有一點香，看去新鮮可愛的黃瓜小黃花，原來經過藥水的泡浸……最近最震撼的事件，是食品業廣泛使用的「塑化劑」。科學越發達，進入到食物裡的化學物便越多。

內地出現了三聚氰胺問題後，有人把中國和中國食品妖魔化，其實食品問題是國際性的，英國瘋牛症、德國大腸桿菌，日本核輻射更叫人驚駭：輻射過的海水每天都在倒進太平洋，污染海洋生物，進入人類的食物鏈。但人們除了抱怨恐慌，對它又束手無策。

食物問題既是世界性的，嘴巴又一天都停不下來，民衆只能期望各國政府聯手，有效解決食物污染。這似乎比談火星撞地球更迫在眉睫，否則人類將會被食物問題逼進疾病和死亡，世界末日就眞是不遠了。